

卷之三

三

六

古

一

中華書局

箴

友

言

趙青黎著

# 箴友言

清 星閣趙青黎著

從來大學問大經濟。祇在人情物理中體出。故象山陽明其論雖高。自不如紫陽凍水。人人可造。必別具一副心肺。斷非聖門真種子。

天資過高人往往慕嵇阮風流鄙程朱迂闊。而其一種蕩肆光狀。令子姪見之。害遂有不可究詰者。李斯焚書坑儒。大蘇歸咎苟卿。當思何故。

王安石一生許多歹處。只是一個拗做。將來有天委者。最宜慎之。

大智若愚。大勇若怯。良賈深藏若谷。反覆看來。畢竟無過藏字一訣。但和而不流。亦是喫緊爲人處。

勤儉二字。今人真視爲老農老嫗口頭語。於是盛衣服。耽宴游。隨有一輩無賴子。與之呼兄呼弟。博鞠逐臭。鬪雞走狗。從前面目。蕩然殆盡。乃清夜思之。竟不知自家何遂至此。人常嚼得菜根斷。則百事可爲。其裨益豈僅在區區之事生產已乎。

自古薰蕕不同器。孟嘗食客三千人。固賢於世之鄙客一流。若屏去鶻鳴狗盜輩。進鄒魯之衣冠文物。其氣象當更不知何如。

交游至今日疎而密密而疎。前後止若兩人者。猶是常態耳。其中變幻詐僞。安能窮詰。苟在我無主見定入其局而莫出矣。寧使我負人。固是奸雄肺腑。必致人負我。亦是自家察識不到處。

末俗之薄。卽父子兄弟。尙生多少恇悟。何況他人。然於得意日而談炎涼。終非真知灼見。此正須大學問。在不則摩頂放踵。不止爲孟子所譏者矣。

閱歷久則世故深。世故深則天機淺。此儒家常語。亦迂論也。天下斷無不知世故的聖賢。讀鄙夫章可見。蓋必須窮到那邊盡地方。能做到這邊盡地。但明知他不好。而猶存一番忠厚。便是養我元氣處。故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祇是要改。我輩亦知改過。第苦改處。僅在一刻。不能長久。方改時。豈不自謂終身。乃自謂終身便不終身矣。當去此念頭。漸漸行去。今日改今日的。明日改明日的。自然長久。庶幾寡過焉。文章因風氣爲轉移。而操觚家尙揣摩。此晉魏以後。無復秦漢醇厚也。夫伸紙直書。不欺所見。安必前人之不如是。彼文選中。轉相摹擬。莫知其非。又安見前人之生今日而仍如是哉。故文無別佳處。但使俗人皆詆謗毀罵。而我胸中實有一段。自得之趣。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真第一過來人說話。詩與文章同一吐屬。乃詩能道情性。時文僅可叶之乎。皆揣摩誤之也。誠能養正其性情。使語語皆設身而處。絕似聖賢本地光明中流出。則自有不可磨滅的氣槩。覺制義廢。而吾文必不廢。方是真正本色。讀書原頭祇爲明理。理不明。而沾沾於有司之繩尺。世風所以日下也。故明季有白面書生之謂。且一經落第。便覺餒然。總緣見識只到得博科名一層耳。若就中探取出養性養氣。并知人論世滋味。自有老當益壯。窮且益堅。念頭必無間斷之弊。夫間斷最是不好。不但做不得上達工夫。卽博科名亦是難事。可不

戒哉。

此寥寥數則耳而讀書明理知人論世之學並洋溢於行間非實過來人安許道隻字耶書名箴友在當時必實有所指今數十年而已不能舉其人度其人之不能率教可知也而直諒多聞其沾溉於後世者不少豈斤斤爲一人發者亦在乎人之善讀者耳嘉慶四年除夕姪孫紹祖識